

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養藥也○新按正云按本草云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故云毒藥攻邪

五穀為養

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

五果為助

謂桃李杏栗棗也

五畜為益

謂牛羊豕犬雞也

五菜為充

謂葵藿蘆菹葱韭也○新校正云按五常政

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氣謂陽化味曰陰施氣味合和則補益精氣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氣歸氣歸精歸化精食氣形食

味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由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新

校正云按孫思邈云精以食氣氣養精以

榮色形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精願五氣

以為靈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也形受味

以成也若食味不調則損形也是以聖人

先用食禁以存性後制藥以防命氣味溫

補以存精形此之謂氣味合而服之以補

精益氣也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

或緩或急或堅或奠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

宜也

用五味而調五藏配肝以甘心以酸脾以

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欲緩欲收

欲奠欲泄欲散欲堅而為用非以相生相

養而為養也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七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八 終四

唐太僕令啓玄子玉冰次註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由郎孫兆重改誤

宣明五氣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

肝合木而味酸也

辛入肺

肺合金而味辛也

苦入心

心合火而味苦也

鹹入腎

腎合水而味鹹也

甘入脾

脾合土而味甘也○新校正云按太素又

云淡入胃

是謂五入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夫五味入胃

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

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五氣所病心為噫

象火炎上烟隨燄出心不受穢故噫出之

肺為欬

象金堅勁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為欬也

欬皆

肝為語

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宣委曲故出於肝

脾為吞

象土包容物歸於內翕如皆受故為吞也

翕音

腎為欠為嚏

象水下流上生雲霧氣鬱於胃故欠生焉

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嚏

嚏音

胃為氣逆為噦為恐

以為水穀之海腎與為關關閉不利則氣

逆而上行也以包容水穀性喜受寒寒穀

相薄故為噦也寒盛則噦起熱盛則恐生

何者胃熱則腎氣微弱故為恐也下文曰

精氣并於腎則恐也噦時會切

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

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受盛

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也下

焦為分注之所氣室不寫則溢而為水陰

切栗

膀胱不利為瘧不約為遺溺

膀胱為津液之府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脉

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脉

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

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

下焦實則閉瘧虛則遺溺

膽為怒

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故為怒也

六節藏象論曰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是謂五病○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

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并之則

為善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魄為肺

神明心火并於肺金也

并於肺則悲

肝虛而肺氣并之則為悲靈樞經曰悲哀

動中則傷魂魂為肝神明肺金并於肝木

也

并於肝則憂

脾虛而肝氣并之則為憂靈樞經曰愁憂

不解則傷意意為脾神明肝木并於脾土

并於脾則畏

本經云飢也腎虛而脾氣并之則為畏畏

為畏懼也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

精為腎神明脾土并於腎水也

并於腎則恐

心虛而腎氣并之則為恐靈樞經曰怵惕

思慮則傷神神為心主明腎水并於心火

也怵惕驚懼也此皆正氣不足而勝氣并

之乃為是矣故下文曰

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五藏所惡心惡

熱

熱則脉清濁

肺惡寒肝惡風

肺惡寒者寒則氣留滯肝惡風者風則筋

燥急也

脾惡濕

濕則肉痿腫

腎惡燥

燥則精竭涸○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若今則云肺惡燥今此肺惡寒腎惡燥者燥

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

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

冬腎惡不甚故言其始也

是謂五惡○五藏化液心為汗

泄於皮膚也

肺為涕肝為淚

目也

脾為涎者潤於鼻竅也肝為淚者注於眼

脾為涎者溢於唇口也腎為唾者生於牙

齒也

是謂五液○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

辛

病謂力少不自勝也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

辛

病謂力少不自勝也

苦

新校正云按皇甫士安云鹹先走腎此云

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脉雖屬肝心而為中

焦之道故鹹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

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

酸

是皆為行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

甚故病者無多食也

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新校正云按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

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名此

為五禁揚上善云口嗜而飲食之不可多

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

於肉

骨肉陰靜故陽氣從之血脉陽動故陰氣

乘之

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

夏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冬陰氣盛故陽

病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是謂五發○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

於陰則痺

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為狂邪

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過故為

痺

病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是謂五發○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

於陰則痺

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為狂邪

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過故為

痺

痺注者

搏陽則為顛疾

邪內搏於陽則脈流薄疾故為上顛之疾

搏陰則為瘖

邪內搏於陰則脈不流故令瘖不能言○

新校正云按難經云重陽者狂重陰者癡

巢元方云邪入於陰則為癡脈經云陰附

陽則狂陽附陰則癡孫思邈云邪入於陽

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痺邪入於陽傳

則為癡瘖邪入於陰傳則為痛瘖全元起

云邪已入陰復傳於陽邪氣盛府藏受邪

使其氣不朝榮氣不復周身邪與正氣相

擊發動為瘖疾邪已入陽陽令復傳於陰

藏府受邪故不能言是勝正也論家之論

不同今具載之

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

隨所之而為疾也之往也○新校正云按

全元起云陽入陰則為靜出則為恐千金

方云陽入於陰病靜陰出於陽病怒

是謂五亂○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

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長夏脉名曰陰

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

治

新校正云按陰出之陽病善怒已見前條

此再言之文義不倫必古文錯簡也

○五藏所藏心藏神

精氣之化成也靈樞經曰兩精相薄謂之

神

肺藏魄

精氣之巨佐也靈樞經曰並精而出入者

謂之魂

肝藏魂

神氣之輔兩也靈樞經曰隨神而往來者

謂之竟

脾藏意

記而不忘者也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

意

腎藏志

專意而不移者也靈樞經曰意之所存謂

之志腎受五藏六府之精元氣之本生成

之根為胃之關是以志能則命通○新校

正云按揚上善云腎有二枚左為腎藏志

右為命門藏精也

是謂五藏所藏○五藏所主心主脉

應運榮氣應息而動也

○肺主皮

包裹筋肉閉拒諸邪也

肝主筋

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

脾主肉腎主骨

脾主肉覆藏助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

筋化髓幹以立身也

是謂五主○五勞所傷久視傷血

勞於心也

久卧傷氣

勞於肺也

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久坐傷肉者勞於脾也久立傷骨者勞於

腎也久行傷筋者勞於肝也

是謂五勞所傷○五脉應象肝脉絃

而滑端直以長也

心脉鉤

如鉤之偃來盛去衰也

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

脾脉代者更而弱也肺脉毛者輕浮而虛

如毛羽也腎脉石者沉堅而搏如石之投

也

是謂五藏之脉

血氣形志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

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

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

數

血氣多少此天之常數故用鍼之道常為

其多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十二經水

篇云陽名多血多氣刺深四分留十呼太
陽多血多氣刺深五分留七呼少陽少血
多氣刺深四分留五呼太陰多血少氣刺
深三分留四呼少陰少血多氣刺深二分
留三呼厥陰多血少氣刺深一分留二呼
太陽太陰血氣多少與素問不同又陰陽
二十五人形性血氣不同篇與素問同蓋
皇甫疑而兩存之也

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
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乎太陽
與少陰為表裏是傷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
太陰為表裏是為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
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
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

先去其血謂見血脈盛滿獨異於常者乃
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骨
度去年已即以兩隅相柱也乃舉以度其背
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
隅者肺之俞也

度謂度量也言以草量其乳間四分去一
使斜與橫等折為三隅以上隅齊脊大椎
則兩隅下當肺俞也注知俞切
復下一度心之俞也
謂以上隅齊脊三椎也

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
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
也

靈樞經及中謁咸云肺俞在三椎之傍心
俞在五椎之傍肝俞在九椎之傍脾俞在
十一椎之傍腎俞在十四椎之傍尋此經
草量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兩隅之下
約當肺俞再度兩隅之下約當心俞三度
兩隅之下約當七椎七椎之傍乃兩俞之
位此經云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亦與
中謁等經不同又四度則兩隅之下約當
九椎九椎之傍乃肝俞也經云腎俞未究
其源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
形謂身形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

守通而論之則約形志以為中外爾然形
樂謂不甚勞役志苦謂結慮深思不甚勞
役則筋骨平調結慮深思則榮衛乖否氣
血不順故病生於脉焉夫盛寫虛補是灸
刺之道猶當去其血絡而後調之故上文

曰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
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志樂謂悅懌忘憂也然筋骨不勞心神悅
懌則肉理相比氣道滿填衛氣沸結故病
生於肉也夫衛氣留滿以鍼寫之結聚膿
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
鍼針代之鍼音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
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為就役而
作一過其用則致勞傷勞用以傷故病生
於筋熨謂藥熨引謂導引
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嗑治之以百藥
修業就役結慮深思憂則肝氣并於脾肝
與膽合嗑為之使故病生於嗑也宣明五

氣篇曰精氣并於肝則憂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咽嗑作困竭百藥作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藥

驚則肝氣併恐則神不收脉併神遊故經絡不通而為不仁之病矣夫按摩者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藥者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為用宜以此焉醫藥謂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痺痺矣

是謂五形志也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明前三陽三陰血氣多少之刺約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陰

出血氣楊上善注云陽明太陰雖為表裏其血氣俱盛故並寫血氣如是則太陰與陽明等俱為多血多氣前文太陰一云多血少氣一云多氣少血莫可的知詳太素血氣並寫之旨則二說俱未為得自與陽

明同爾又此刺陽明一節宜續前寫有餘補不足下不當隔在草度法五形志後

寶命全形論篇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君王東庶盡欲全形

貴賤雖殊然其實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

貴賤之常情也

形之疾病莫之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

新校正云按太素慮作患

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

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庶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

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

身中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為氣天陰則潤

在土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

絃絕者其音嘶敗

陰囊津液而脉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啞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啞啞切

木敷者其葉發

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

也

病深者其聲噦

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

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府謂胃也以肺處胃中故也壞謂損壞其

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胃以納赤

餅由此則胃可啓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脉

弦絕肺葉發聲濁噦也

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

黑

病內遺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

絡故短針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

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

也○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

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

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

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毒藥無治短針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

爭異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

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

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

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

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

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為府壞

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針

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

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

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

至於註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

相協考之不若揚義之得多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及其其病不可

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

殘謂殘害賊謂損劫言恐涉於不仁致慊

於黎庶也

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

之曰人

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

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

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

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

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

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

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

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

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

長之門也

知萬物者謂之天子

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有養之故謂曰

天子

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

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

二經脉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

以虛實應天寒暑也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

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

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

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

之所運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

也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若
獨出獨入去吟至微秋毫在目

存謂心存達謂明達去謂去吟謂吟歎
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

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
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則應勿明
著連猶影響此自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
靈能召遣也○新校正云按揚上善云法

連切謂靈
靈出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
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
不可勝量虛實去吟敢問其方

請說用針之意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
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並然不可
勝竭

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變之皆
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

故針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

也

言針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
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慶之不務於
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
者次如下句○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飲

食作飽食註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針之
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
食揚上善註云黔首其服用此道然不能
得其意針者

一曰治神

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
神無營於衆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
○新校正云按揚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
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鬼神意魄志
以為神主故皆名神欲為針者先須治神

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鬼不傷肝得無病秋
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
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
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鬼不傷肺得
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

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
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職則壽延遐算也

二曰知養身

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
象大論曰用針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
之謂也○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揚上
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
以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
慈恕以愛人和虛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
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

○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針布養

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
形詳王氏之註專治神養身於用針之際
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優若必以此
五者解為用針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真
王氏亦不專用針為解也

三曰知毒藥為真

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
四曰制砭石小大

古者以砭石為針故不舉九針但言砭石

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而用之○新
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
法有三名一針石二砭石三鏡石其實一
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針故名之針
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大小之形與病
相當黃帝造九針以代鏡石上古之治者
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
石生於東方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

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
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少
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
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
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出血惡血
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
知多少則補寫萬全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事宜則應者先用
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眾
工所共之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知之

者若響隨之者若影追無鬼神獨來獨往
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
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
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真要其在斯焉
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
先定五藏之脉備猶九候之診而有太過
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針之法

衆脉不見衆必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
衆脉謂七診之脉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內
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已
形之表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已
也故下文曰

可玩往來乃施於人
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
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新校正云按
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
也
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

不容曠

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白血氣一
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
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
速之殊有如此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
曠作曠全元起本及太素作胸曠音

手動若務針耀而勻
手動用針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針經曰一
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針耀
而勻謂針形光淨上下勻平也

靜意視義觀通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
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脉之變易爾雖
且針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
形容誰為其象也○新校正云按八正神

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
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
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
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
見其烏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鳥鳥歎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
度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
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脉盈虛而為信亦
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
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

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
豈留呼而可為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
約之

岐伯曰刺虛者瀆其實刺實者瀆其虛

言要以氣至有劫而為約不必守息數而
為定法也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

無變法而失經氣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
無營於衆物

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雖深淺不同然
其補寫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

不外營焉○新校正云按針解論云刺實
須其虛者留針陰氣隆至乃去針也刺虛
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
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
者知病之内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
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
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也靜志觀病人
無左右視也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八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九 終五

唐太僕令蔣玄子玉冰次註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九重改誤
八正神明論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
則

服事也法象也則準也約也

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

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
辰者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滿刻者
也畧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

氣在太陽否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
分矣細而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
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宿水

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畢者
為陽從昴至心者為陰陽主晝陰主夜也